名人事迹

陈焕镛的敬业本色

一个科学家之所以事有所成,业有所就,都与其强烈的敬业精神分不开的。我国植物学先驱陈焕镛教授的光辉业绩,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陈老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旋赴海南岛五指山采集动植物标本,历时十个月。1922年6月与钱崇澍、秦仁昌筹集了五百元经费,组成鄂西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西侧的万草山到神农架山区采集。1927年南下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同年即赴香港及粤北采集,1929年创办了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后,复又再赴香港、九龙和贵州、广西及粤北等地采集。

陈老视采集和野外工作作为个人植物研究实践以及建立地方植物学研究机构必不可少的最基础的工作。除了他本人矢志身体力行之外,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野外去采集,积累了大量标本。国内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无一不知左景烈、高锡朋、黄志、陈少卿和广西钟济新,陈立卿等人的名字,因为他们采集的标本最多。解放后,此风仍然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五十年代尤盛。即使在经济不充裕的解放初期,也坚持不懈。时刚解放,即派何绍颐和陈老的两个研究生黄成就及贾良智赴桂林雁山采集。即使是女弟子如陈德昭者,也毅然地派出,到广西九万山采集去。广西植物所在五十年代由梁畴芬、覃灏富、邓先福、李荫昆、李中提等人采集的大量标本,都是由陈老亲自安排实现的。

陈老从事植物研究的投入,就像一个演员投入角色那么认真,他除了到野外去采集之外,在所里也尽量挤出时间投入到建设标本园的工作中去。在中大办农林植物研究所时和在广西重建广西植物所时都是如此。两广两所的旧同仁都还可记忆起陈老在广州石牌的标本园中和在桂林雁山的标本园中经常身着工装,手握枝剪到处转悠,指挥工人种树、栽花,移植、修剪树木时的情景。华南植物园从开荒、规划、设计乃至具体的种、布置,虽然得力于陈老的助手何椿年先生冲天干劲的付出(拟另文记之),但该园的一景一物无一不浸透了陈老的心力和汗水。

1954年,华南植物所成为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后,新的研究大楼建筑起来了,所有的科技人员都有了自已的研究工作室,唯独陈老没有。是不够分配么?非也。陈老根本不中意离开标本室的工作室。他把他的工作室,也就是他的所长办公的地方设在标本室里边。为何也?无他,看标本方便耳。陈老就是这样一个全部身心都交付出来的研究投入者。他好像对标本有特别的感情。在形像上,它已告诉你:他是与标本共存共荣的。

在旧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何况办研究所?陈老1928年中大农学院创建了植物研究室之后,1929年研究室扩充,升格为植物研究所。但这样一来,他个人的身家也贴进去了。为了建所,他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拨给的补助费大洋一千元和他个人的全部薪金都捐献出来办所。后来又因为要办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又求到他叔父的资助才办了起来。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保存这个所,研究所经过一次大搬迁,历尽了艰苦。也是为了保存这个所,陈老又冒了一次政治风险(此事将另文叙述)。

至于陈老办了两广两所的成绩,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自有公论,亦可另文评议之,本文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陈老欠缺上述的种种敬业精神和行动,还能成其为陈焕镛吗?

华南植物所 陈德昭 黄成就*

* 广西植物所梁畴芬根据陈黄二人原稿略加补充而成此文。